讀書録

八之十一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函 架 號 八冊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六〇三 五〇 八 八

内閣文庫 漢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22
冊數 8 (4)
函號 299 86

讀書録巻之八

所謂知幾者於事未形著而識其微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凡禍患伏于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于已著則已無及矣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耳目之聰明為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為魂魂者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為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為也

浅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欽一本作克恐是

堯之欽明峻徳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愼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効

史臣首叙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為乾禹為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此歟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祿即有自滿之色觀臣克艱厥臣及為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

動而不息者陽魂也靜而有識者陰魄也

存氣如泉源淆之數而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變化無須臾之止息

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造化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無間斷無空缺

知而不仁如老荘之流是也

靜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魂

草木之敷榮暢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朱子曰誠之有物不待形而有蓋雖沖漠無朕之中

而萬象森然已具矣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孟子所謂勿忘是也

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背馳可不念哉

烝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至誠無息者大德之敦化萬物各得其所者小德之

川流

一本萬殊殊與本不可分而為二

朱子曰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此

見作易之本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

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

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

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只知崇禮卑便是成性存存

知崇禮卑成性存存應天地設位道義之門應易在

其中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温故知新皆
易知崇之事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
之事
天者陽氣之實體地者陰形之實體
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夫子之德温良屬仁儉屬義恭讓屬禮
近世易書詩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
說附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太繁複汗漫而學
者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日至蔽隔

支離先儒燭籠之譬正如此
道之不明科擧之學害之也
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為精簡其他割裂
舊說附會己意但欲起學者之觀聽圖己名之不
朽駁雜浩穢害理尤甚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
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雲而雨者自無而有雨而晴者自有而無雷霆風露
之類亦然
太極中無所不有分而為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無所

不在
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其理無窮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
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以
為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
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寒暑往来有一定之節萬物生育有一定之形人倫
綱常有一定之理是皆太極為之主宰天地亘古
今而不易者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為露也如人髮中有汗

則下一本百言字恐是

然曹縣分司偶
觀新竹記此
因觀烏鳥哺其雛仁心藹然可見
天地分明一太父母生出無限小父母来
知道則自箇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群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
策還軍覇上攻嶢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徙漢中東
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皐又用酈生之策捐金
間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
封韓彭英布使自為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
定從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恐収群策而用其長以

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朱子曰其心明乎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天地萬物皆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其一分分殊也

通書一誠字括盡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讀易在識時勢

存心不失為中應事不差為和

中也者全德也和也者要道也

地泥城隍墻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殊於此亦可見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為仁分殊為義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升降為言耳此中庸或問朱子之言死生之說不過如

偶一本作偶恐是

已一本作身

此
昔人訓皇為太極為中皆虚字也朱子非之謂皇為
君極猶屋極之極則二字皆實矣蓋謂極居此物
之中則可便謂極為中則不可近因道出武定州
壯隅觀鄆亭椽頭一木居中衆木四面輳之此正
所謂極也因朱子之說而記余之所見如此
太極圖假象以顯義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抑
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已之法也
周公作無逸告成王遠舉殷之三宗皆繼體守成之

君欲成王有所法也近舉太王王季文王皆周先
哲王欲成王有所嚴憚以脩其徳也其意切矣
無逸書後世為人君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無逸一書之要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
西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却指卯矣以是知天
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随天翻轉指卯也
讀呂刑之書穆王不訓徳而訓刑又可見當時世道
之愈下矣
書終於秦誓聖人之微意歟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默識而旁通
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不
外乎是以至五経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出
此圖之外者哉嗚呼其旨深矣

康節曰一動一静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至妙者蓋指
貞元間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
静而生陰静極復動蓋静極復動即貞下起元即
康節所謂貞元間太極也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為萬事即達道
達徳九経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
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
噫弊也久矣

高則明博則厚觀之天地可見

凡物虚則有神如鼓虚則響鐘虚則鳴心虚則霊

日入而群動息日出而群動作一息一作者其易之
謂與

大聲不入乎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咲高言不止

于衆人之心驗之世俗誠然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者皆時中也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爲術也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也

太極圖遠而萬古近而一息無能外者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有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左半陽中陰也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亦未嘗不合

靜者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讀書錄卷八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畢者

古人用字最密如冒色之冒字是也

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

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無間斷破缺

邵一作森

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辯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隷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為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為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于四子也惑之甚矣

即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昭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為二顯微無間不可分道器

為二
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
只是一箇性分而為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
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是
矣
所行者善則吉所行者惡則凶所謂無益而知吉
凶也
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間知者鮮矣
過一分為太過不及一分為不及此中庸所以為難
也

和當作知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着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太極
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函三為一老莊指太
極為氣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
理氣密匝匝地真無毫髮之縫隙無大無小無內無
外一以貫之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
婦之道而得其和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
之交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
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聽明止肅恭重之

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
成女而化生萬物亦無往而非理一分殊也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
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
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
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理為萬物之一源理一也萬物各得一理分殊也
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
善全其致一也

大徳敦化理一也小徳川流分殊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
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畫前之易太極中森然已具者也
太極雖沖漠無形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
無窮之數已森然具於其中矣
太極兩儀四象以至六十四卦體用一源也自六十
四卦以至兩儀太極顯微無間也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懲戒
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

為一本作能

目之逐物最為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己最為難事惟嘗用力者
知其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
人倫明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
正其欲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言亦可取焉
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法洛書以叙疇聖人之心
與天地之心分明為一

未有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于沖漠無朕
之中未有兩儀四象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之理
已具于太極之內乃所謂體用一源也
即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沖漠無朕之中而
樹根之理已具逮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
隨之樹之根由是生焉
太極圖理一而分殊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地萬物體皆虛而理則實
四時溫燠寒凉之氣人體無不覺者則人與天地同

太極是也一作其太極字

體可知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非特易為然太極圖亦是已

無窮盡無方體太極是也

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為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箇小圈子即五行各具一太極也其下一小圈子乃理氣妙合而無間也又下一太圈子乃氣化生出男女牝牡雌雄而各具一太極也又最下一圈子乃男女已生之後形交氣感形化萬物而各具一太極也

太徳敦化者中也性也一也小徳川流者和也情也貫也

讀太極圖說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良心蔽而天理暗猶為間不用而茅塞之也

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

一無
也字

方消而屈者鬼之迹也

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而無過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中庸之至誠無息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當刑者可不擇其人乎

偶過長清知已斷一獄事不得其平重有感于心而

一本正統以下十八字分行細書且平燈間有分司二字

知天下之獄不得其平者多矣正統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莅平燈下書上兩節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雨露雪霜是天地之氣凝結而成者如人之呵氣遇冷成氷結鬚其理可見

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會盟而不知有天子之命非義甚矣

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春秋所由作

事物當然之理如父子之仁之類是也所以當然之故乃仁義禮智所自来在天為元亨利貞是也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所謂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也

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

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義而無泛論

春秋大抵多微辭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欵句句字字畫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覇而已

荘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此言近正

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於小正統五年正月十八日分司夢得此語因記之

正統以下十八字一本分行細書且分司夢得此語作夜夢中得此兩句七字因記之下有時在山東四字

小人不可與盡言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待小人嚴而和所謂不惡而嚴也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也

易太象皆以義理言

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與曾點言志之意皆天理流

行之妙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

暴其氣之事

約其情使合于中亦養氣之事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資始資生固乾元之氣而其理則太極也

風霆雨露之氣所以成物者皆太極之所為也

一無
也子

太極動生一切有形之物而太極為之主

以鼻息觀之呼感吸来吸感呼来

暑為感感得寒来則寒為應寒復為感感得暑来則

暑為應應又為感感又為應于是見感應之無端

感應之理于太極圖陰陽互根見之

太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即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也

感自外来應由中出

天地寒暑人生盛衰其所移之機無毫髮之間斷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人倫一本作綱常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為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絶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萬化交則通不交則隔凝而不能成化功

太極圖如水一源流而為千支萬派却都只是源中水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静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因小生對句便知有陰陽

太極只是性

太極是性之表徳

宋文帝子劭巫蠱事覺不能斷以大義誅之卒有合殺之變正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也

聖賢著書立言句句明理非欲言詞之富麗也

易横圖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

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十四太極圖則一理二氣五行
男女遂至于化生萬物雖所推有詳畧之不同其
為理氣則一而已矣
太極圖上一圈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圈則兼以氣言
然上一圈即在下餘圈之中所謂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
人熟寐而有知覺正如純坤卦下一爻中有陽動之
幾也其理妙矣
如王莽之徒竊人之國皆引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
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塚者歟

鳶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原之意言道無所不在
也
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
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
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
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
潑潑地也
物之觸目觸耳者皆活潑潑地之理
風動林木即鳶飛魚躍之意
屈以感伸伸為應伸又感屈屈為應屈又感伸伸又

名一本作務

感屈屈伸感應如循環之無端

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

二夫子之心者當于此觀之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

以折衷群言不然去取允失其當

讀書講明道義求日用之實理也若讀書而不講明

道義則溺心于文字之間終不能知實理之所在

明徳新民止于至善下文即繼之以知止而後定靜

安慮得以見明徳新民之止于至善皆由知止定

靜安慮而後得止于至善也

男女氣化之太極與萬物形化之太極一也

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

其中互文也

但是血氣之物靈于他物

飛潛動之物靈于植物而人又動物中之尤靈者也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人雖各是一體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無一毫

之間

蕩滌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一者

庸即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別有

也

所謂庸也

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

中和不可須臾離蓋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不察

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人之學道由經而入窮經有得則道不在經者可默

識矣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于太極圖解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故義屬之木有生意

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

之

屋極北極為有形之極太極乃無形之極也故曰太

極本無極皇極之極以物之在中而言如屋極北

極之義若即訓極為中則非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

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

識下一本有石字恐是

是各具之太極五性未發乃統體之太極也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之患

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群言以折衷聖賢之經旨多見其不知量也

識中生太陽生于陰也

就天地萬物中各具一理者各具之太極也合天地萬物為一理者統體之太極也

天地間理無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忠信積久可孚于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軽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軽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軽諾則寡信易曰脩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脩之要

讀書録巻之八

讀書録巻之九

擧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萬物之理其則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深體之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雷霆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虚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者進為之方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循此而進

潛心積久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于記誦辭章之末欲求自得之妙難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有物有則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敬之詩曰學有緝熈于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于高明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者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亦于人心見之

觀敬之詩成王眞得傳心之學者也

視箴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讀西銘如見天之大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因念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之語原憲之學尚未至于仁况未至於憲之學

例上文行下當有之字

者可不勉乎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聖人之博博而約以其有此理也衆人之博但務聞見之廣而不察其理之有無此所以異于聖人之博也

好為怪異不経之談者不明理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内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之太極即各具之一本其各具之太極即全體之萬殊非有二太極也

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此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也

仁義禮智信五字括盡小學一書亦括盡五経四書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見理明則處事熟如庖丁解牛矣

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閒也

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體用一原也即事即物而理無不在顯微無閒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見道器合一之妙又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内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周子太極圖說字字貼在圖上朱子解亦然

孔子之一本作門

一本大下久下並著而字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賛易極言之耳平白與門人言者極少

道以渾淪言之義以條理言之

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次惟子貢無幾焉

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已之私也

大而無外天道之於穆也久而無窮天道之不已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太極也蓋太極有動之理故動而生陽太極有靜之理故靜而生陰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為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須要識得

聖人之言如蓍龜曰吉則吉曰凶則凶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蓋進而盈溢樂也以反為文退而收斂禮也以進為文

惟正足以服人

孔子微辭與義多在繫辭伊川微辭與義多在易傳

德是得于心行是德之見于事者如仁義禮智德也仁形于孝親義形于事君禮形于長幼智形于夫婦之類皆行也

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場勿使侵軼而已窮治不已必為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二十三四夜深時月初出東未甚終覩于東之光比未望載魄之光尤光明者蓋初昇之日光未甚西下之日色故其光明如此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者是猶惡觀泰山而喜丘垤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于天即怨天甚心急忮営
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必上達乃有天知之妙

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是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論語
言知我者其天乎是天與聖人之心為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
不待言而顯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
盖鮮得其所以言則于聖人之言仁便知聖人身
上何者是仁言義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義以至
聖人凡所言之理皆于聖人身上求其實則天理
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可默識矣

宋儒亦有流于禪者不可不察

偶見一伶人于三層卓上頭項一小童可謂危矣因
咲自喩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
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
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于怠惰放肆則
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作官一事不可苟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叛益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無隙于終者難矣故交在謹始

人以說而動未有不失其正者

一本分無非以下為別條

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鐘鳴氣類相感也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道無待于言而着者無非道也識者鮮矣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為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為之加戚惟篤于自信而已

人之所立當斷于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纔呼即應纔應即呼無纖毫之間陰陽消息亦然天人之理一也

時開間一本有有塞時三字

察下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審也薛生之不

言亦可取

輕言則人厭故謹言為自脩之要

靜可以制動

大者弗察援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

不見矣故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

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為治一本作事之

謂一本作為恐是

為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

體所謂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人不知而不慍最為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即有不

平之意是誠德之未至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恒人不可與言上正猶徐無鬼武侯之對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

宜念

劉靖脩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

誠足以廉頑立懦

側媚小人惟滑是務不自知其可賤也

劉靖脩有鳳凰翔于千仭之氣象

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能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真是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立滑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但當自求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正忌一
作烏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所貴於智者為能別賢否分是非也是非賢否不能

辨焉足以言智

舉萬物莫能尚其過人之遠矣

首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為道學之宗也

千萬人一人宜其識非常人所及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

以裕財利之用

聖賢惡異端為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也

財出于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任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違畔亦名言也

無深遠之慮樂淺近之事者恒人也

其何能洪載香及淵詩之意深遠矣非孟子孰能知之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中立自　一本作劉立之

二一本作二

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了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一事

記曾點之言志獨詳其本末亦見道之大意者與

宋鑑取予是非未當者多讀者宜自謹擇

顏子為仁之效天下歸仁仲弓為仁之效邦家無怨其大小可見

漢初君臣大抵尚詐如躡足封信蕭何賤市民田漢

許一本作偽

祖詐遊雲夢之類此其為雜霸之治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太史公作屈平傳有感而然也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弔屈原鵩鳥賦亦

有感而然

漢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

天地上下同流是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其所是各正

性命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

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脩朱子因

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

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為之發明後世紛

紛莫知所定論矣

理無形也假象以顯義易卦太極圖皆然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

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

黙而以下一本為別條

在孟子下

氣有消息理無窮盡

理無方體無窮盡

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當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静而有得于心即所謂德黙而存之有得于心非所謂德乎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

一源理之言理一本作以理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竊疑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而無間也生理是仁知覺是智如人一身生理周流無間是仁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痒生理不周流則不仁不仁則不知痛痒所謂手足痿痺不仁也仁則滿腔子是惻隠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心頑然無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體言理用言象體用一源言理而象在其中顯言象

言例下
文恐是

微言理顯微無間以象言而理在其中
天以一理賦與萬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于全之中
又有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惟生知上聖氣得其
清于全者無所蔽中人以下則氣質昏濁而全者
不能無蔽與物之偏者無異此人有近于物者物
於偏之中又有得其一端之明者如雎鳩有別蜂
蟻君臣之類此物有近于人者但物之氣質之偏
終為所拘不能通乎理之全惟人能變化氣質則
有可通之理故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蓋知言則理明于人之賢否無
遯情如鑑之照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
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
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
竊謂天命即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既有流
行太極豈無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
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
靜者實太極為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為枯寂無
用之物又焉能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以

是而觀則太極能為動靜也明矣

宋高宗中興之主陳少陽岳飛皆死于讒佞信用汪黄秦檜之奸邪其不亡者幸而已

水火木金土五行雖各具一性却總是一箇太極之理但五行之氣各有所偏故所得不全耳如普照萬物總是一箇日光而得其光者有偏全由物有大小不同而日光則本無不全也朱子所謂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極渾然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無不在者此也

宋徽宗崇道教真宗啓之也其故可見矣

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性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之水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得謂之性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軽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讀書録巻之九終

讀書録巻之十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理無空缺與人心之性渾合無間

敬以直内之語自夫子始發之至程朱發明其義無餘蘊矣

陽動之時太極在陽中陰靜之時太極在陰中以至天地萬物無所不在此理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

太極圖上一圈之中冲漠無朕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

一本大[illegible]無[illegible]字

物而太極之理隨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程子曰以小人貪求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此即孟子所謂求有益于得者求在己者也

董卓郿塢之金亦愚矣哉身行不義自斃而已其能有之乎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看復姤初爻可見

惡由微以至大坤之初六可見

尚義則道日長尚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鴟鴉得腐鼠而嚇鵷鶵也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于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人己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姤下一陰生于下群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泰月陽氣充盛萬物暢茂嘉美之會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鑑歟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鳥知擇巣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群姦得志終至傾國豈非後世之鑑乎

昭烈孔明抑于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于萬世

朱子楚詞集註成于晩年所感者深矣

元劉績脩不屑就其意微矣

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聖賢之言事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辭順自無不文常人之言專尚文彩理為未明文亦何用

萬物美惡精粗不齊者皆氣之為也

耳目口鼻小體也皆能知聲色臭味心大體也反不能知義理是非惑莫大焉

或問太虚程子曰亦無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虚天下無實于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虚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猶知論人之是非而己之是非則不知也

吮癰舐痔而得車多者小人之無恥也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礼為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貼道字說及撿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陰陽之外無一物繼善成性無須臾止息

往年在湖南嘗行沅州北澗谷中霧雨蒸濕及登高山絶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山之低小者雲氣浮繞往来其間駛如奔馬開闔萬變是時必雨于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方雲合而雨之時日在雲上未嘗不光霽也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最低凡雲氣皆在日月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邵子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陰也蓋自乾至泰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陽爻其一分十二陰爻也又曰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陽也蓋自坤至否坤剝比觀豫晉萃否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陰爻其一分十二陽爻也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来一箇源流出千百道水来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

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為忠推己為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己推己之正名即程子所謂動以人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忠恕即程子所謂動以天也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太史公言漢武帝譴死鉤弋夫人與凡有子之嬪御為能杜絶後来之女亂是則然矣亦非仁者之心

也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亂非所憂也
如文王之脩身齊家以及天下欲使萬物皆得其
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能伸
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即
謂良能也

天地之開闔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来晝夜之變化
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陽之氣屈伸消息
為之主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者也

海水是衆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嘗聞
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非泉之水知甘
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亦豈在陰陽外所謂精粗本
末無彼此也

周子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言萬物而男女在其内
互文也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虚左迎侯生生直上載公子上
坐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孝子屈子揚子載魄之
載字同義

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禅語以見於

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陳平以金間楚即戰國之術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乎異端

文武成康之治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極矣

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地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出其外者

程子易傳質愨精深廣大微妙朱子本義亦有不能

程子之易主孔子但與本義不合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知而不去為智雖知不能固守而去之焉得為智

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

西銘只是教人存天理

人物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

性人與物皆同所謂理一也然人得其氣之正而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而理亦偏聖人尤得其氣之最清最秀者故性極其全與天地合德賢者稟氣次乎聖人故其德出乎凡民皆分殊也

致知力行性在于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夫子四教忠信為文行之本
思量萬事萬理不過一實
為學不實無可豫之地
人之所為一有不實即為妄矣
人而不實無一而可
人于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
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實斯
有進德之地
千言萬語只在實

因讀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塞字益知上下四方氣之
充塞無絲毫之空隙
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天地之帥
吾其性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踐形則能全天賦
我之體盡性則能全天賦我之理知化窮神者樂
天而能踐形盡性也無愧無忝者畏天而求踐形
盡性也
古語云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古者無道之
世若秦若隋若武氏之流方其勢盛之時虐焰如
烈然不可近此人定勝天也及其罪盈惡稔人怨

天怒勦絶覆亡之無遺育此天定勝人也善悪之報豈不明甚信古語之不誣

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

繼之者善就造化流行上説成之者性就人物稟受上説

萬物至大者皆有外惟理之大無外萬物至小者皆有内惟理之小無内

天地萬物皆虚惟理最實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太極都在東許

一本分自其著者以下為別條

朱子謂河圖之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蓋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皆兩其五行也自其著者觀之則動静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所謂顯微無間也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之中而動静陰陽之理已具于其中矣所謂體用一源也

理氣象數祕不相離如乾之健理也其象天象也其所以為象者氣也氣之有次第限者數也

豫上六曰冥豫成有渝無咎復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以五乘十二六十也以十二乘五亦六十也即參伍之義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

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乎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能艮其背便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于此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如成湯自其征伐之先已有徯蘇之望是未占有孚也

朱子之易惟主卜筮與程子異其論亦有不出程傳之外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天之道知也地之道仁也聖人與天地相似者知仁而已知周乎萬物者知也道濟乎天下者仁也樂天知命故不憂知也安土敦仁故能愛仁也天地之道不外乎仁知聖人之道亦不外乎仁知此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成以氣言從陰陽字來善性以理言從道字來

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盡太極圖中間著一氣字是

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經說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豈讖所謂太極哉

河圖之一奇一偶造化之一動一靜人之一呼一吸皆一陰陽也

正一作政

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正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光武以讖緯論學何以為出治之本

陰陽無時不相勝陰退則陽勝陰陽退則陰勝陽一陰一陽相勝而不已也

剥盡為坤陽生為復夬盡為乾陰生為姤聖人于陽曰復于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群陰並長之時而欲力勝之難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異乎漢末諸賢矣

漢末諸賢先儒謂一變則至於道

後漢賢者刻意尚行若不可及槩以中庸之道則有不合者矣

太極理也生物之本陰陽五行氣也生物之具男女

萬物皆自此出而理氣則渾融無間也
至大者道也聖人之門而道存焉游其門者難為言
可知矣
地處天中而有盡天包地外而無窮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三代聖人皆以道治
天下漢高不喜詩書至溺儒冠豈非世道之大降與
漢高有功于天下固大矣其脩身無本治家無法以
詐御臣下視禹湯文武為何如哉
上下四方理氣充塞無窮盡無方體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
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為習此特習所
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
省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陰陽變易自人身以至天地萬物無時不然知此則
知易矣
人動作皆以天則無妄不以天則妄矣
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意
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却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
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

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説神武而不殺
神武得其理而不假其物猶蓍龜得其神之理而不
假卜筮也

顔子問仁專言之仁朱子以心之全德釋之則仁義
禮智之德無不包矣

論語多專言之仁

體用一源是隱而費顯微無間是費而隱

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爾
讀書之法皆當由辭以得意徒得其辭而不得其
意章句文字之學也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摸寫其
理耳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徒滯于言辭之末
夫何益之有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維天之命于穆不已者理一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者分殊也

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
也就天言之天之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

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骸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下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一以貫之即大徳敦化小徳川流即一理而分殊也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髪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牕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日射屋山内烟華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虚中

牕一作窓

爲學第一功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収之反入身来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趙宋立國規模不如漢者以封建之法不立無藩屏根柢之固故一遭變故蕩然不可維持也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趙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已其實未見行論語一言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使趙普真知此理其肯定陳橋之策乎

趙普克伐怨欲必行其功雖大而德或未也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逢聞鐘聲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讀書録巻之十終

讀書録巻之十一

誠即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即理而物在其中即物而理無不在如未有此宮室已有此宮室之理及有此宮室而理即在宮室之中如未有天地萬物已有天地萬物之理及有天地萬物而理即在天地萬物之中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名臣言行録載伊川為講官時文士歸其門者甚衆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竊謂

易下一有者字

植一作政

此八字或記言者之過伊川知易豈容信口議論
褒貶而無顧避乎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
為萬物之根柢也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人為學至要當于妄念起處即遏絶之于毎常用力
於此故書以自勵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宋徽宗結金人攻遼之事始于童貫挾馬植来小人
之肇亂也如此

太極只在乎動靜而已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
以發其旨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也其曰蘊者即包涵無窮之理也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易有太極易即陰陽太極即道也

澤藏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有本之謂也荘子曰
聖人貴精此之謂與

河圖洛書萬數萬象萬理之源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脩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欲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劉靖脩叙學有博文之功無約禮之實或非其所作或其少作也

河圖具五行之數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無不在焉

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奇數二十偶数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象數之理即太極也

象數理氣渾然無間理雖不雜亦不離也

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狥之哉

伊川晦菴為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子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咸九五咸其脢無悔脢背肉感所不見之地則無悔

武王不忘遠當之

太極解未至此而脩之不知此而悖之此皆指中正仁義而言

孟子論仁義禮智則太極也

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太極之理中庸脩之

六経四書之理不出太極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為先

人只是有己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其要惟在克己

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合洛書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近

發明太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作易本原不過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數語但諸儒不之察獨邵子朱子能發明之

河圖虛其中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空者八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言蓋本于此

朱子論易象数皆本于大傳

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聖人方静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以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以行此聖人之一動一静無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

學易只在語黙動静之間須時時學之

聖人方静之時百體収斂一心湛然而萬理咸具及其動也隨感而應動容周旋中禮耳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重之理以至人倫之間各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著哉

天雖不言而元亨利貞循環無端運而為春夏秋冬之序發而為温熱涼寒之氣萬物生長遂成各正性命夫豈待言而後顯哉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于一身動静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于言語文字之際也

學須切問近思方可見道不遠人

易不外動静

人之一動一静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静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静亦如此

朱子論喜怒未發之中曰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為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能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

朱子曰程子言纔思即是已發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説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庖丁解牛以處常變之道備焉

夬之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獨于剝之上九言陽有復生之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枝經肯綮之未嘗逆理則太輒矣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朱子文集有未爲定説者如盡心知性一段與孟子盡心知性集註不同當以集註爲定説

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復之卦辭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朱子與皇甫文仲帖曰本義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畧耳

朱子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義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然一作故

思一作心學二字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公天下公道大義行之然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

朱子曰孔子只説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即所謂利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徳自此爲學之要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于書若移此思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忘之意

師初六爻辭曰師出以律不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
律凶也失律即不臧也
君子行有不淂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
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于不責人其德
進矣
春夏之陽木火之氣也秋冬之陰金水之氣也此五
行陰陽無餘欠也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不在陰陽外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
也不可不去
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終
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夫剛立之稱見比卦傳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
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
者偽辭劉靖脩詩曰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
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
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所一作可

蟲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列子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是天地之化無一息之間如人之自少而老物之自盛而衰無須臾之不變但人自不察耳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玩人所為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雷擊而為雷斧星隕而為石是皆氣結而成者以是知土石之類皆天地之初氣凝結而成但剛為陽柔為陰耳

五行固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

昌平坂學問所

讀書録巻之十一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